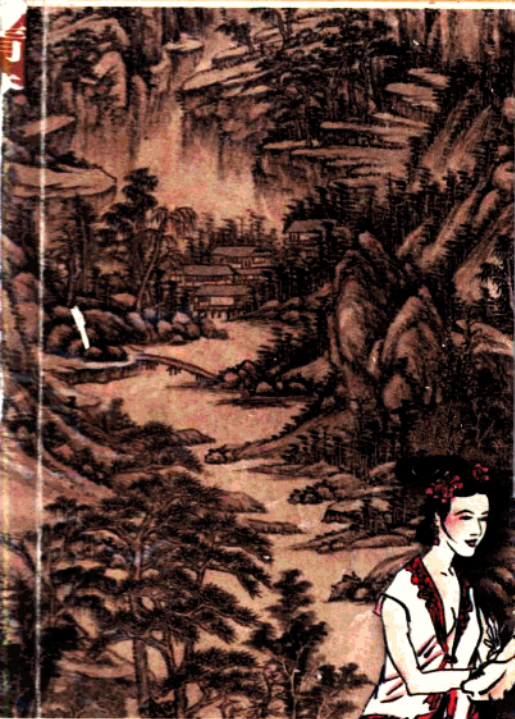


异乡客

【台湾】陈青云 著



海南（三环）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异乡路漫漫，江湖多险滩。英俊豪放的游侠岳奇，为了维护武林秩序，只身行走江湖，除恶卫道。荆山“万年堡”堡主，称霸武林，强梁横行，残害英杰，被岳奇历尽艰辛，捣巢惩办。然而，正当他凯旋故里之际，其兄突遭惨杀。原来，“万年堡”又死灰复燃，对他施以血腥报复。他只得含恨重赴荆山，斩杀“万年堡”新枭首。真是莽莽江湖，坎坷处处。为了正义，他继续行走在异乡……小说情节曲折跌宕，扣人心弦，厮杀场面炽烈，常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，令人别开生面，浮想联翩。

雾很浓！

山里起雾是极平常的现象，有时会整天不散，现在是傍午时刻，雾气仍然很浓，不见半点太阳的影子，蜿蜒的山径在蒸腾的雾气里时隐时现，有条行走在山路上的人影，也是时隐时现。

雾气稍薄的时候，可以看出行走在山路上的人是个女的，浓雾笼罩，她又消失了，人影再现时，变成了个男的。

不是变，一男一女，一前一后，本来就是两个人。

从隐约中看到的两人的穿着打扮，绝对不是山里人，这种大雾天，在山里赶路为何？

就在一团雾气飘过，后继不力的情况下，那女的出现在羊肠弯道的半坡间，不知是累了，还是要辨认方向，她手扶山石，站着没动。

一个声音从雾里传来：“你走错方向了！”

女的显然大吃一惊，转回头四顾之后栗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当然她什么也没发现，在雾里最多只能看出五步远。

那声音道：“一个路过的异乡人！”

女的以很不自然的腔调道：“你说我走错方向是什么意思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因为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！”

雾气又合，女的身影被淹没，一男一女的声音发自雾中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干脆一句话，异乡客！”

“你是万年堡的人？”女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你应该转向右边！”男的没答女的话，不承认也不否认。

“右边……没路？”

“转过山崖就有路！”

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声音转到了山的另一边，也许是山形的关系，这边的雾很稀薄，山石林木，隐约可见，女的背靠一块大石头，兵刃横在手里，作出随时拔剑的姿势，男的却不知藏在什么位置。

“这边……根本就没有路！”女的自言自语。

“没有路便是活路，有路就是死路！”男的接了腔，古怪的话意，使人莫测高深。

“你……到底想打什么主意？”

“对姑娘一番好意！”

“鬼鬼祟祟，见不得人么？”

“并非见不得人，雾气太重了。”

“如果你敢打什么歪念头，姑娘我的剑……可是很锋利的！”
抓住剑柄的手更紧。

“要打你的主意早打了，而现在也不晚，一样可以！”

雾气开始消散，太阳的影子填补了空隙，女的身形面貌，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她年纪不大，最多二十岁，人长得很秀丽，最动人的是尖挺的鼻子，和充满灵秀的眼睛，但神色却不正常，像有极重的心事。

现在她停身的地方是林子的边缘，根本就没有路的影子。

她缓缓地转身仔细地搜视四周一遍，然后目光停在远处山垭口的一块矗立如塔的大石碑上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已经到了地头，还等什么，是祸是福……”脚步开始挪动。

一条人影斜里扑出，像一道疾风，太快，太突然，女的来不及

应变，便被倒抱着拖到了石后，她连叫声也发不出来，因为嘴同时被捂住，抱她的人手臂上的力道相当强劲，她无从反应。

“别出声，我是为了救你！”听声音，制住她的就是刚才在雾里跟她交谈的男人：“现在你看石碑那边！”

女的本能地挣扎，但脱不开强而有力的手臂，在极度震惊与狂乱之后，她稍微冷静下来，对方的话显示了安定作用，她遥遥望向石碑。

石碑前，出现一个全身黑装束的武士的人影，外罩披风也是黑的，黑得使人心悸。

黑武士四下了望，虽然隔得很远，但转到这边时，仍然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像狩猎的鹰鹞。

“黑武士，精选的刽子手！”男的以极低的声音在女的耳边说。

“唔！唔”女的似要对方放开捂在她嘴上的手。

像一头苍鹰，黑武士飘掠而去。

男的倒拖着女的进入林子，然后松开手。

女的旋身立稳，手中剑离鞘半尺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她惊叫出声。

这时可以看出这男的年纪在二五、二六之间，很英挺，但脸色是阴沉的，目芒凌厉得怕人，嘴角下钩，显示出他是个很骄傲的人，穿的是蓝衫，但毫无斯文的气息。

他望着她，神情很冷漠，是属于不易被人亲近的一型。

“你……什么意思？”女的又开口了，由于刚才被对方抱过，脸胀红着绷得很紧，怒气不息的样子。

“我说过为了你好！”声音和面孔一样冷。

“你说你是过路的异乡客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骗鬼，你是有意跟踪我，居心叵测，我头一次见到你是在谷

城，到襄阳又碰上你，我没在意，南漳又发现你的影子，我想大概是巧合，现在是在山里，你说是过路的异乡客，这里可不是通衢大道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姑娘好记性，记得好清楚！”这句是调皮话，但他仍没笑容，似乎他的脸生来就不会有表情。

“你是‘武林暴君’手下的杀手？”眸子里杀光隐隐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如果是，刚才何必救你不让黑武士发现？”他笑了声音很狂，笑态也不好看。

“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！”

“余姑娘，我不要你领情，只希望你别多疑。”

“什么……你……知道我……”满脸骇震之色。

“岂止知道，而且很清楚，你叫余千蕙，华山掌门人余道南的千金，令尊三年前失踪，你怀疑他是被囚在‘万年堡’，想打听他的生死下落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……”余千蕙连退了三四步，粉腮变成了铁青。

“想向‘武林暴君’探消息要人，是天大的笑话。”

“……”余千蕙张口无言。

“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，发生在一年前。”话锋顿了顿：“可能你听说过‘紫燕飞’这名号，她进‘万年堡’寻她的丈夫，结果被送进万年牢……”

“万年牢？”声音是激颤的。

“牢里囚禁的小部分是白道人士，大部分是黑道暴徒，在长期禁锢，脱身无望的情况下，差不多都变成了野兽，或是疯子，那女的放进去之后，你猜结果怎样？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她被撕碎了！”

余千蕙的脸色发了白，这故事太可怕了，简直是惨无人道，一个女人，放进一群疯狂的男人窝里，结果是不问可知的。

“我愿意惨死，只要找到我爹的下落……”

“毫无价值的牺牲！”

“你要我放弃？”

“退出山去，从长计议，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武林中想除去暴君的比比皆是，不止你一个。”

“你也是？”

“我没这么说。”

“那你……为什么要管我的闲事？”

“算一时高兴吧！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异乡客！”

“我……可以走了吗？”她觉得眼前的人，神秘而可怕，避之为上。

“当然可以！”以字声中，突然头一扬，凌厉的目芒一闪，飞出一指。

余千蕙连转念头的余地都没有，便被点倒在地，异乡客迅速地把她托抱起来，进入林深处，左右一望，发现一片茂密的藤萝，立即扒开一道口，把人放了进去，再掩上，人又回到林缘边的原地。

一条人影，闪现林边，黑色劲装，黑披风，黑头巾，打了个英雄结，背后斜插一柄剑，目光锐利如鹰——“万年堡”的黑武士。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黑武士开口喝问。

“采药的！”

“采药？嘿嘿嘿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荆山！”

“报上来路？”

“异乡客！”

“少来这一套，好好交代来路、意图，一个字打了一个隔就有

你的乐子，快交代？”黑武士逼到异乡客身前。

“已经交代过了！”

“很好，你不愿意说也可以，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，还有个女的呢？”

“女的，什么女的？”

“少装佯！山口传来消息，有个妞儿进了山，本人曾扫到过一眼，人忽然失了踪，多半你们是一路的，快说，人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想死？”

“朋友！你何必迫人太甚，在下是采药来的，压根儿就没有流血的念头，彼此素昧生平，河水不犯井水……”

“流血？哈哈哈哈哈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居然敢说这两个字？”

“这是山里呀！”异乡客皱了皱眉头。

“你听说过‘万年堡’？”

“当然，大名鼎鼎，妇孺皆知，可以说有口皆碑。”

“武林真君，听过没有？”

“这……好像是暴君不是真君？”

“相好的，话说到这里为止，特别许可你自决，本人正在巡山，没空带你回去，算你点子高，如果带你回去，打入万年牢，你想死可也办不到。”

“自决……在下干嘛要自决？”

“要本人动手？”

“这……从何说起？”异乡客向后退了一步。

“就从这里说起！”呛的一声，拔下背剑：“你不想全尸，也是没法的事。”

“慢着！”异乡客拍了抬手。

“要交代后事？本人不作兴这一套。”

“不是交代后事，是交代前事！”

“好小子，你说？”

“听说华山掌门余道南在贵堡做客，大概是乐不思蜀，在下想见见他，捎来他的家信……”

“好小子，原来你是为了这而来，我说呢，采什么药，也好，主意改变，带你去见他，走！”

“可是在下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在下忽然又不想见他了，得出去赶办一件急事，这口信就烦……”

“你小子有一百条命也休想活着离山半步。”

“又要迫在下流血。”

“你小子不配！”寒芒乍闪，一剑刺出，凌厉诡辣，举世无其匹，在江湖上这类高手还真少见。

异乡客身形连晃，像是鬼影浮动，一个人化成了四五个人，真幻难分，黑武士刺出的剑落了空，心头才感到一窒，肋间一麻。

异乡客侧闪，手中一柄七八寸长的短剑，在指间打了一个转，从容收回袖里。

黑武士手捂肋间，连连后退，张开大口，发不出声音，砰然仰面栽倒。

异乡客望着黑武士的尸体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朋友，我无意要你的命，谁教你定要迫我出手，谁又教你发现了那小妞，瞑目吧，反正你们作的孽已经不少，该是付代价的时候了。”说完左右张顾了一番，又道：“杀你容易，料理你的后事却困难，这……”

皱眉想了一阵之后，蹲下身，在死者身上一阵摸索，在腰间摸出了一块铜牌，摘下来，只见上面刻了一个“四”字，反过面，是“李二虎”三个字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四号武士李二虎，嗯！也许能派上用场。”说着把铜牌揣入怀里。

目前的问题是不能让“万年堡”的人发现尸体。

异乡客抓起尸体，漫无目的地朝林深处奔去，不久，发现一条被山水冲刷成的深沟，暗自点了点头，拣了个沟里的窟窿，把尸体放下去，然后用脚踹踏沟边的积土，毫不费事的掩埋了尸体。

急急奔回隐藏余千蕙的地方，拨开藤蔓一看，傻了，余千蕙已失去了踪影。

余千蕙不可能自解穴道，那是独门手法，退一万步说，她瞎打误撞自解了穴道，她该找来会合，不可能悄然一走了之？

被人救走？是谁，何以没有任何动静？

落入“万年堡”人的手中？

这些揣测都可能，都不可能，异乡客真的傻了眼，他做事一向稳健沉着，这次算栽了一个大跟头。

如果她是自解穴道而离开，或是被人救走都还算好，万一落入“武林暴君”的手，后果便难以想象，救她反而变成害了她，将是件永远遗憾的事。

虽然“万年堡”近在眼前，但说什么也不能去探问，不但不能，连面目也不能落入对方的眼，否则难免会被对方的秘密刽子手追杀。

发了一阵呆，他离开了。

山边小镇，百来户人家。

仅有一家酒店兼营客店，仅只在门边土墙上写了个歪斜的“四方酒店”四个大字，连个匾牌都没有，不过规模却不小，因为往来山间的人，都把这里当作主要的站头。

断黑关店门，是这里的特色，因为日落之后便不会再有客人了。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，是一般旅客的原则。

夜不深，但人已经静了，现在约莫是二更初起的时分，在城市里，应该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刻，而这山边小镇，却已进入了睡

乡。

“砰砰砰……”店门响起了急骤的敲击声。

“谁呀？”小二正在收拾东西，还没上床，立即过来应门。

“客人，投宿的。”

“啊！这么晚……”小二口里嘟哝着，但还是开了门，因为客店本来就是供客人住宿的，他不能拒绝。

来的是异乡客，进了门，只见店堂里已经收拾完毕，凳子已经反跨上桌面，地也扫得很干净。

“小二，有什么吃喝的？”

“客官！”小二挤出一个看来十分勉强的笑容：“天这么晚了，厨房已经熄了火，掌厨的也上了床……”

“冷的也不打紧，将就弄些来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小二很为难的样子。

“小二，睡觉可以随便，肚子可不能空着，空肚子是睡不着觉的。”说着，走近桌子，自己动手搬下长板凳，四平八稳地坐了下来。

柜台后面的门帘掀开一条缝，一对锐利的眼睛在偷觑。

小二认真地打量了异乡客一番，突地眼睛一亮。

“客官是入山还是出山？”

“路过！”

“您是……侠客？”

“侠客也得睡觉吃饭，小二哥，快去张罗吧，不会教你吃亏的。”

一声干咳，门帘掀起，一个矮胖老者走了出来，外衣披着没扣，看样子是从被窝里被吵醒的，打了个哈欠，脸上堆起了笑容。

“客官，您宽坐，小老儿马光明……”

“哦！马掌柜！”

“王九，把老黄叫起来，弄酒饭！”马掌柜大声吩咐小二。

“是!”小二转身入内。

“客官是头一次光临山区的吧?”

“唔! 只是路过。”

“请问上姓?”边说边亲自倒了杯茶给异乡客端上。

“异乡客,在下一向不习惯于提名道姓。”神情冷漠得使人不敢亲近。

“是是是!”一种职业上的应付客人态度,笑容不减:“客官稍坐,小老儿到后面瞧瞧,同时要人替您准备房间。”

“请便!”

掌柜的也转到后面去了,店掌里只剩下异乡客一个人,他怔怔地坐着等酒菜,事实上他是真的饿极了。

不久,小二端上了酒菜,布上了杯筷。

“客官,现成的冷盘,请先用,热炒马上到!”

“唔!”他迫不及待的吃喝起来。

后进的房间里,马掌柜跟余千蕙在交谈。

“小蕙,就是他没错?”

“一点不错,就是他,他自称异乡客,没肯说出姓名。”

“如果他是‘万年堡’的秘探,为什么要对你援手?”

“故作姿态,另有企图,不然我正要离开时,他为什么突然出手点倒我,最可怕的是他竟然知道我的来路!”

“小蕙,不是我说你,你太任性,我警告过你不能轻举妄动,等于是鸡蛋碰石头,你偏不听话,偷着入山,要不是骆老爷子凑巧碰上救了你,你想想,后果是什么?”

“马叔叔,我……知道错了!”低了低头:“骆老爷子是谁?为什么他不跟我见面?”

“他不跟任何人见面,除开叔叔我,我们合力要做的是大事,必须步步为营,只要小有疏漏,便会整个完蛋。”

“马叔叔，外面那个人怎么办？”

“骆老前辈指示，冒一次险，拿下来问口供，了解‘万年堡’的内情，这对我们的行动有极大帮助。”

“他的身手高得可怕……”

“此险非冒不可！”

“如果他不是‘万年堡’的人呢？”

“等证实之后再说，不是敌人便是朋友。”

“现在就采取行动？”

“已经在进行。”

异乡客在客堂里默默地吃喝着，桌上已摆了三把空酒壶，他在斟第四壶，从壶底翘起的高度看，这第四壶也快光了。

小二王九笑嘻嘻地送上第五壶。

“小二，我……没叫添酒？”

“嘻嘻，看客官海量，小的看着大概不够，所以自作主张再添一壶。”

“唔！好！添个冷盘！”他有些醉眼迷离的样子。

“是！”小二应声而去，到中门边回头望了一眼。

异乡客不知把什么东西悄悄弹进酒杯，然后拿起新添的酒壶，徐徐斟满，仔细注视了一下，笑了笑，一饮而尽，接着又灌了两杯，手撑桌沿站起来，晃了两晃，一屁股又坐回去，口里模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，伏在桌上不动了。

小二端了冷盘出来，一看，挑眉笑了笑。

“客官！菜来了！”店小二放下冷盘，直立在桌边。

异乡客没有反应。

“客官！”小二用手推了推：“我说呢，天底下会有这种铁肠铁肚，喝了四壶掺有‘神仙倒’的酒而不倒。”说完，转到柜台边拍了下手掌。

异乡客偷偷睁了睁眼，又闭上。

马掌柜和一个系着围裙的中年汉子走了出来，双双望向醉倒的异乡客，然后相顾点点头。

“掌柜的，这小子是酒仙，能耐惊人，这最后一壶我加倍掺进去……”

“王九少说话，你收拾这里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老黄，我们弄他进去！”

中年汉子点点头，一左一右架起异乡客，连拖带挟，迅快地向柜台的门里隐去。

地窖里，异乡客被摆放在木床上。

这里是储酒和什物的地方，堆满了酒坛子和零碎东西，摆床的一角倒是很干净，还有桌椅，看来平时有人宿在这里。

马掌柜伸手点上异乡客的穴道。

“掌柜的，要加绑吗？”

“不必，神仙倒喝下去不吃解药最少得睡三天，再加了点了穴道，绝对稳当。”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你看守，我去请求骆老爷子！”说着，匆匆离开地窖。

老黄在桌边椅上坐了下来，偏头望着异乡客，若有所思似地，道：“应该先搜搜这小子的身上，说不定就能证明他的身份。”他可是说做就做，站起身，伸手朝异乡客身上摸去。

“好家伙！”异乡客突然一手扣住了老黄的手：“原来你们开的是黑店，这买卖可是伤天害理。”

老黄做梦也估不到会有这种事发生，登时亡魂尽冒，脸色全变，本能地用力一挣，手腕上像套了铁箍，根本挣不脱。

异乡客起身下床，仍牢扣着老黄。

老黄情急之下，左手曲指抓向异乡客门面，异乡客一振腕，把老黄被扣的手反扭向后，指头用力压按脉门，老黄登时脚瘫手软，浑身劲道全失。

“客官，这……这是误会……”

“什么误会，你们在酒里做手脚，把我灌醉，想宰肥羊。”

“客官，真的……没这回事。”

“没这回事？这里分明是地窖，不是客房。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因为客房已经全部住满，而客官又喝醉了……”

“不是酒里下蒙汗药？”异乡客故意问。

“客官，如果是迷药，能自己醒过来么？”

“唔！这倒是真的，可是……”异乡客脸上带着冷笑，但老黄是被反扭着，所以看不到他的冷笑。

“客官，这四方酒店是上十年的老店，宾至如归，山里山外都知道名声，怎会是黑店。”

“好，你先呆着，我到外面问你们老板！”顺手一点，老黄趴了下去，异乡客一抄，把他放上床，然后灭了灯火，摸索着离开地窖。

地窖的暗门没关，外面有灯光透入，所以走了几步便不再摸黑。登上石级，是间柴房，连接着厨房。

步出厨房，一看四下无人，急急穿过天井，进入店堂。

小二王九正好收拾完毕，转回身，一眼发现异乡客，像突然见了鬼似的惊叫了一声，吓傻了。

异乡客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冲着小二一笑，道：“小二，你们店里的酒真好，我一向是千杯不醉的，今晚竟然醉倒了。”

小二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

异乡客又道：“我忽然想起有件事得连夜办，不住店了，下次来一定照顾你们。”

小二挣红了脸，粗着脖子，进出了一个“是”字。

“王九哥，我想请你……”余千蕙叫唤着来到店堂，一眼发现了异乡客，粉腮倏变，后半句话咽了回去，想退进去，脚底下像长了根，挪不动，窒在当场。

异乡客是面向大门的，他听到了余千蕙的声音，心头也相当震惊，他想：“她是投宿这店还是与店里人有什么关系？她是如何平安出山的？照店里人的行为，分明是‘万年堡’设在此地的密站，难道这当中又另有什么文章？”心念之间，他缓缓回转身。

四目交投，异乡客微微一笑，像没事人儿一样。

余千蕙的心弦在发颤。异乡客的神情态度，使她打从心眼里感到恐怖，这种人的心机深沉得令人永远捉摸不透，她听马掌柜说，人已在地窖里，现在人却在店堂，而且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“余姑娘，你也住在这店里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嘿！在下这句话问得很笨，这一带根本没别的客店。”

“你……”余千蕙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异乡客在暗自盘算，眼前情况不但诡秘而且复杂，该不该留下来？

马掌柜拖着矮胖的身子奔了出来，在余千蕙身边一站，脸上的表情怪异得近于滑稽。

“客官！”马掌柜躬了躬身，他不说别的，目的在探一探行情。

“掌柜的，你们店里好酒，在下竟然喝醉了！”

“是，是，那酒……是几十年的陈酒，容易醉，嘿嘿！容易醉！”马掌柜明知异乡客言不由衷，因为在地窖里他亲手点了他的穴道，对方不但假醉，而且能自解穴道，但他是老江湖，要装佯大家装。

王九这时的脸色才慢慢地转了过来。

余千蕙的脸色依然复杂，因为她是当事人。

“掌柜的，店里真的没有空房间了？”异乡客改了主意，不想走了。

“这……有，有，刚才是误会，掌厨的老黄胡来，把客官……送进了地窖，请多多包涵，明天小老儿摆酒谢罪。”马掌柜作了个揖。

“好说！好说！异乡人出门在外，一向不拘小节！”异乡客顺水推舟地回答，心里却好笑，彼此都在讲鬼话，没一个字是实在的。

“王九，发什么愣！还不快去收拾房间，被褥换新的！”马掌柜朝王九挥了挥手。

“是！这就去！”王九匆匆转身入内。

马掌柜向前从桌子上拿下反架的长凳，摆在柜台边，笑了笑。

“客官！请坐下来谈如何？”

“在下困了……”

“等房间收拾好再请安歇，先坐会儿！”

“房间……要特别收拾么？”异乡客话中带味。

“啊！这……客官是贵客，乡野小店一向很脏，得清理一下！”

异乡客落座，马掌柜习惯坐在台后，余千蕙斜倚柜台站着，她的脸色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。

一阵杂踏的马蹄声传了来，似乎停在店门口。

马掌柜站起身来，目光望向异乡客，余千蕙却望着马掌柜。

“这时候有客人上门？”异乡客心里虽然惊疑，表面上十分镇定。

“看来是查店的！”马掌柜期期地说，算是回答异乡客的话，由于异乡客的冷沉，越发使他怀疑异乡客的来路。